

爱人说我体弱瘦小，买衣不易；还说老之将至，服装设计师已无心多顾，于是，更不易。但我不是忙于笔墨之人，不大热心进店，也就十分固执地不信她的“不易”。有一日，在她的强行之下，也便挤于服装市场。售衣亭婀娜多姿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我们终于站定，爱人给我选了一种外套。我刚穿上，售货员热情地叫道：“合适！合适！”我心里想，平日说是“不易”，今日却“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正当乐哉，爱人还是叫我脱下还了店家。接着试了第二家，第三家，店家的话都是“合适！合适！”爱人的态度都是叫我脱下还于人家。我在心里不耐烦地嘀咕着：什么“不易”，还不

是自讨苦吃。我嫌太浪费时间，就提醒爱人道：“回，我还要买东西。”爱人同意了，“看来今天买不成了。”

正行走间，爱人又拉我试试一种新款式的青年装。我刚穿上，售货员高叫道：“合当！挺好看！”我爱人说：“是准的，各样儿子买的，先叫他试试看。”

售货员脸红了。我很尴尬。尴尬之余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以前的所谓“合适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。我佩服爱人的锐敏！不轻信。买衣“不易”我信了；有了那些“高参”的“合适”之声就更“不易”了。经商，应讲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。其秘诀之首应是“诚实”两个大字。

“合适”切勿轻信

杨生蒲

黄黄灯光下的思索 (散文)

宁波 桂维诚

我正在灯下思索着赫拉克利特著名的“一切皆流，一切皆变”论断的哲理，小虎咋咋呼呼地拿着语文课本跑来问我：“爸爸，为什么八角楼上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？”我不耐烦地接过课本，哦，这篇《八角楼上》也曾是我儿时读过的课文，不禁勾起了童年的回忆——

那时正掀起全国学“毛选”的热潮，我对八角楼上的灯光更怀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敬仰，那如豆的灯火闪烁着神圣的光环。孩子毕竟是孩子，我为了亲自体验那油灯下写作的庄严和神圣，尽管那时滴油费如金，还是背着妈妈偷偷地从油瓶里沥出几滴油脚，自制了一盏油灯，在灯下写出了第一篇学习“毛选”的体会文章，没想到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，还被评为学“毛选”积极分子哩。自此以后，我对八角楼上的灯光更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……

哦，光阴似箭——小虎也谈到这一课了。尽管我儿时幼稚的崇拜早已被现实唤醒，但毕竟是那个时代少年的追求和理想啊。小虎推了推我，打断了我的遐想——“爸爸，油灯还没有日光灯亮，为什么能照亮中国革命的征程？”“嗨，这是比喻，你怎么连这都不懂！”

小虎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溜走了，我想重新回到古希腊哲学的思辨中去，但思想总是集中不了，肚子已唱起了“空城计”。小虎的妈妈上夜班去了，只好自己去厨房弄点吃的。咦，怎么厨房的墙壁上上映出一圈圈黄黄的光环？我一进门，只见小虎正在拨弄着墨水瓶做的油灯。啊，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——我的孩儿竟也会有我少年时同样的追求，我心头一热，趁机启发道：



——访西北第一印染厂副厂长秦生贤
山东 崔立宁

“全国十三省市工人文艺刊物座谈会”在济南召开期间，听说有位获奖作者竟是位厂长，不由得引起我的兴趣，便忙里偷闲地采访了他。

他叫秦生贤，是西北第一印染厂副厂长。说来奇怪，见了他竟觉得他不象厂长。我坦率地将这想法说给他，他哈哈笑起来：“我就不喜欢人家叫我厂长，当然更不希望摆出厂长的架子。在厂里职工们都叫我‘老秦’，喊厂长的屈指可数！”略微沉思一下，他又加重语气说：“领导和工人的关系是平等的，分工不同，仅此而已。”看到他手里拿着杂志，我问：“你当厂长又喜爱创作互不影响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向来对文学有特别的偏爱，搞创作本身有助于我的工作。

一名企业家，不应是单色彩的，而应是多色彩的，不仅要懂业务，还要懂得心理学、美学、文学。有句话说，文学即人学，当领导本身就是做人的工作，如果不懂得、不理解人的所做、所思，便当不好厂长。过去那种按条例惩罚，用制度硬卡的管理方式已经落伍了，人们需要的是理解，是感情的交流。”接着，他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：一次，一位老工人因某种原因，提出要求调

我们的工人，他们要求的仅是两句好话，需要的只是理解……

回味着秦厂长的这些话，我明白了许多：看来，用感情来管人，用理解来工作，是这位不似厂长的秦生贤当好厂长的“绝招”。

秦厂长谈完这件事又继续扯起了他的创作。几年来，他每年都有两三万字的作品问世。快板、歌词、散文、报告文学……现在是陕西省曲协、西安市作协的会员。

做为一名厂长，一名业余作家，有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，老秦为此牺牲了许多。他每天工作之后，都拚上几小时，如此长年累月，连他的写作习惯也变得独特了：不打草稿，再长的文章也是腹稿，而所有的稿子又都是一段一段地组织起来的。

谈到将来的打算，我出主意说：“是否转行，专门从事创作？”他却连连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能转行，起码五十五岁前是这样。创作源泉是生活，没有了生活，我的创作之源也就干涸了。”他看着窗外，说：“我想塑造几个工人形象，青年工人！我喜爱他们，渴望了解他们。我还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同我们的生产联系起来，把我们的工厂，我们的产品介绍给社会。我希望我们厂的利润增加，希望我的创作有所长进。”时时不忘他的厂，时时不忘他的创作，真真是个“双料”厂长啊。

(题图 崔幸)



“你做油灯——”“爸爸，真好玩！”我没出口的话只好缩了回去，换成了：“没出息。”孩子被我泼了一瓢冷水，不高兴地嘟起了嘴：“人家在做实验嘛，这才弄懂什么叫毛细作用。”我看到桌上翻开的是《自然》课本，旁边放着铜丝、棉纱线什么的。

我背过身去，看着墙上黄黄的灯光出了神：小虎有他的追求。逝者如斯夫——红海洋、红宝书早已销声匿迹了，甚至书店里买不到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这未免太那个了吧，我心中有点儿惆怅。蓦地，耳畔响起古希腊哲人的名言：

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”



月季(黄和平) 谭发新摄

战地浪漫曲人物浅谈

张凡 上侠



战争是残酷的。尽管当时苏联进行的卫国战争是反法西斯的正义之战，而且取得了最后胜利，但战争终究是战争。它那有形的冲击波虽波及到当时的战场，而无形的「原子感染」，却渗透到战后的生活和人们的心灵里。苏联影片《战地浪漫曲》中柳芭、萨沙和薇拉，就是在战争的捉弄下，阳差阴错，演出了一场看来荒唐，实际酸楚的悲喜剧。

柳芭当年跃马疆场，象男子汉一般，风流潇洒，战后又流落街头，沦为小贩。她先随营长，后近萨沙，最终嫁给区团委副书记。备受酸甜苦辣，历经人间沧桑。她纵声大笑于战场，又高声叫卖于市场，可见处境的差异并没有改变她豪放洒脱的性格。但夫死女幼，幸福破灭，感情的创伤却折磨着她支离破碎的心灵。萨沙是个纯真善良的人。战时他一片痴情，爱上了营长的情人柳芭，后与她邂逅相遇，仍然痴情未减。柳芭虽是无夫之妇，自己却是有妇之夫。他真心爱着柳芭，却又不忍抛弃薇拉。由于纯真和善良，才使他的行为显得稚气和荒唐，以致在柳芭和薇拉之间进行了一场困惑和迷惘的三角角逐。在他失足去柳芭、蝴蝶街的那场戏里，他那憨拙的举动，可笑的举止，把他那怯懦的性格和复杂的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薇拉在这场三角角逐中处于守势和被动的地位。这并不是出自外来的压力，而是由于自身的矛盾。第三者的介入，使她承受了难以承受的痛苦，但柳芭与萨沙特定的生活际遇，又使她产生了解释和同情。善良的感情，使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她对柳芭的怜悯多于妒嫉，对萨沙的疼爱多于怨恨。款待柳芭时，她脸上挂着笑容，心里滴血，柳芭嫁人时，她虽则感激，也很伤感。当民警带走萨沙时，她紧紧跟随，谆谆嘱托。这些细腻感人的情节，生动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纯真的性格和善良的心底。

《战地浪漫曲》，不见战火却烧人肺腑，不闻炮声却震人心灵。关键就在于影片对人物心理时刻入骨三分。这种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，很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。

决战前夕 张朝翔



简谈学习小说创作的方法

王兴

学习各种行业的技能都有方法，那么，学习小说创作的技能有没有方法呢？我想，也不能例外。

首先，要明了小说有两部分组成：

一、硬件是文字。没有文字就没有小说。掌握文字的表达能力，除了学习文字知识和文学作品外，主要靠反复地练习写作，才能做到文字准确地表达意思。

二、软件是人物故事。没

有人物故事就写不成小说。收集人物故事的大量材料，除了亲身经历生活和仔细观察生活外，还要靠头脑里由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地理、科技、文艺等知识编织成的网罗，才能把生活海洋中许多人物故事的鱼捕捉上来。

其次，要明了创作和作文的区别。有的语文老师掌握一定文字表达能力，也积累一些人物故事材料，为什么他们写的小说稿，投寄给刊物编辑部，常常不采用，给退回来？这是他们把写小说象平日教学生写作文一样，看到别人怎样写，自己也怎样写。

实际上，这是仿作，并非创作。检验是否创作，可从两点来看：

一、新思想是小说创作的关键。

这是说，要唱新歌，不要叹旧调。因为时代在前进，新事物在涌现。要求作者热爱生活、深入生活、观察生活，及时发现生活中的新思想；即使写过去的时代，也要用新眼光看到新思想。这样写，新思想就能跳出来。

二、真材料是小说创作的生命。

这是说，用真材料，不用假材料。因为人们对作品能够

小幽默 最稳靠

男：你谈恋爱为什么角爱很据理，形最

发生感情，好比青年男女谈恋爱，都爱有血肉的人，不会爱没有生命的机器人。要求作者写作时，对人物的塑造，环境的描写，事件的叙述，都能在

